# 美国传教士文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贝 德 士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 年 5 月 28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父亲是一位牧师，曾任哈莱姆学院院长。 1916 年贝德士获得哈莱姆学院学士学位，并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深造。随着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前往美索不达米亚服役直至战争结束。他回到牛津完成学士学位并于 1920 年毕业 同年夏天被基督会(the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任命为传教士，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 1923 年与莉丽娅罗宾斯(Lilliath Robbins)结婚,后者是加拿大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34～1935 年，贝德士作为洛克菲勒（基金）学者在哈佛大学进修日语与俄语,1935 年在耶鲁大学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贝德士独自在城内，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正滞留日本。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屠杀和强奸暴行下保护中国

平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为加强他对付日本人的力量，金陵大学董事会在 1938 年 1 月 13 日任命他为副校长。南京沦陷不过两天，他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对日军暴行的第一次抗议，接着是他那著名的 1938 年 1 月 10 日的抗议信，其复印件被送到自由中国（国统区——译者）。

贝德士是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纽约，1938 年 6 月）一书的主要筹划者。除了 7 次短期出访日本和一次出访印度参加会议以外，贝德士从 1937 年到 1941 年一直留在南京，向日本当局的暴行，特别是毒品贸易挑战。他代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南京地区粮食调查》，另一本是《南京人口》，两者都有助于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战后他奉召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和随后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 南京一瞥（1937 年 12 月 15 日）[①]

日本军队在南京声誉异常败坏，失去赢得中国居民和外国舆论尊敬的重要时机。这一地区中国政府的可耻溃败与华军的瓦解，使为数众多的人们期待着日本吹嘘的秩序与组织。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的紧张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至少是可以免于对溃散士兵的畏惧，他们确实是未对城市绝大部分造成严重破坏就跑掉了。

但整整两天的频繁屠杀、大批的周而复始的抢劫与对私人住宅的肆无忌惮的干扰并对妇女安全的危害，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曾在南京旅行过的外国人报告，许多市民的尸体躺在街道上。昨天在城市中心，他们估计尸体布满整整一个地区。死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 13 日下午和晚上被枪杀或刺刀捅死的，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绝大多数暴行都异常残酷。暴行在安全区一如其他地方，许多案件为外国人和有身份的中国人亲眼目睹。若干刺刀伤害残酷绝伦。

成群男子被日军当作以前的华军抓走，捆绑起来并枪杀。这些士兵早已抛弃他们的武器，有些还丢掉军装。我们迄今尚未发现这些群体以外的被日军抓住的其他人们确实或显然送去处决的迹象，日军保留一些男人，带到其他地方去充当抢劫物品与装备的临时搬运工。日军迫使当地警察，从安全区一所建筑物内挑选 400 个男人，捆绑成 50 人一组，在步兵和机枪手的行列间前进。他们的命运留给目击者的解释是无庸置疑的。

中国士兵在主要街道上曾有小的抢劫，大多是食品店和窗户没有防护的房屋，现已转变成日军在高级军官眼皮底下逐个铺面

① RG10，BI02。这是提供给报刊记者的新闻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系统破坏。日本士兵需要各自的挑夫帮助他们搬运大量赃物挣扎前进。食品显然是第一需要，但也不放过任何有用的或值钱的东西。全城成千上万私宅，有人住的和空着的，大的和小的，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都遭到一视同仁的抢劫。特别可耻的士兵抢劫案例有如：许多难民营和庇护所内的难民的有限现金和值钱物品在大搜捕时被抢走；大学医院职工私人金钱和手表被夺走，还有护士宿舍中的财物遭劫（这是美国人的房屋，与其他许多房屋一样被洗劫，尽管飘扬着外国国旗并张贴着他们可敬的使馆[①] 发给的布告）。

有许多奸污妇女的报告，我们还来不及加以核查。但以下案例已足以说明情况。在紧靠我们外国朋友的一所房屋内，昨天有 4 个少女被士兵糟蹋。在被老百姓遗弃的一块城区，有外国人在一个新到军官的军营内发现八个年轻姑娘。

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南京的恐怖展览诚然不足以代表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必须有负责任的日本军政官员，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将会迅速而有效地弥补日本这些日子在中国造成的伤害。现在已有个别士兵和军官表现得如同不致玷污其职业与帝国的绅士。但整个行动却是可耻的自我吹嘘。

## 致日本使馆函(1937 年 12 月 16 日～27 )[②]

12月 16日

我非正式地提请您注意有关邻近贵使馆的大学财产的公共安

① 这里是以讽刺语气叙述日军无视日本大使馆保护外国产业的布告。

② RG10,B102, F865。贝德士致南京使馆信件副本开头注有“不得出版”字样，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不想过早激怒日军，使难民区遭受更大损失。同时贝德士对副本格式有所解释：“每个新的日期代表一封分开的信，但誊写时连接在一起以节省篇幅。”

全与秩序问题。我们全都听到日本官方的正式声明，皇军不愿伤害普通公民，我们希望任何经贵方授权的政府不难恢复和平生活。但现时平民的痛苦与恐怖甚为严重。下述案件就发生在贵馆近邻的金大校园，其他许多案件发生在我们的医院与附中，以及附近的农业专修科学校。

(1)12月 14 日——士兵撕毁美国国旗和张贴在农经系（小桃园)大门上的(美国)使馆布告,抓走教师与助手,而且不等找来钥匙就打开几座门。

(2)12 月 15 日——上述地点士兵数次前来，从收容于此的难民身上抢走现金与其他物品，也抢走女人

(3)12月 15 日——在我们的新图书馆，收容了1，500个平民。其中有 4 个妇女在校园被强奸， 3 人被抢走,再未回来;一人被抢走，但在邻近贵馆处被日本宪兵释放。士兵此类活动，给这些家庭及其邻里乃至这一地区带来莫大的痛苦与恐怖。今天上午我接到报告，在难民区其他地方有百余起类似暴行。那些案件目前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我之所以提到，无非是说明作为贵馆近邻金大的问题，乃是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巨大灾难之一例。

我们急切期望军队恢复纪律。现在恐怖是如此登峰造极，老百姓甚至不敢出来谋求食物，已不可能再有正常的生活与工作。我们恳求阁下安排在官员直接指导下的例行适当检查，以免成群游荡的士兵每天进入同一地点十多次，并且从平民那里抢走所有的食物与金钱。其次，为了日本军队和日本帝国的名誉，为了日本当局与中国平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了你们思念的自己的妻子、姐妹和女儿，我们呼吁你们保护南京的数十万家庭以避免士兵的暴行。

中国军队的溃败，给日本军队一个赢得（中国）平民信任的机会，但不幸这一机会已由于拖延与所发生的一切而失去，无论对于人类公益或道德而言都是如此。

12 月 16 日,星期四

请允许我对今天上午给您的信的第(2)项略加补充。

在我校农经系(小桃园)被奸污者超过 30 人,这是昨晚大批日军不断前来所为。我已全部核查此事，确知报告事项的准确。

城市这一部分的情况确实极为悲惨。我们深信你们对军事当局已有足够的表示，同时也表现出有足够的同情心。对于数万平民而言，保全性命乃是当务之急。

金陵大学位于安全区，直接受该区的环境与存在问题的影响。某些（日本）官员曾经表示友好与了解安全区工作的宗旨。其他的人表现得冷酷与猜疑。请他们弄清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开办到现在所做的一切。每个办公室、房屋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行动，每天都是敞开门户接受检查。委员会将为正常局势的恢复及其不再有人道主义的救济被解除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仅仅是尽最大的努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那些被战争从家中赶出来而仍生活在极端恐怖中的人们，提供住处和食物。

12 月 17 日,星期五

在你们和你们自己的邻人的室内都可以一目了然，恐怖与残酷的统治仍在继续。

(1)昨夜士兵不断来到我们收容大批难民的图书馆，以刺刀强索钱财、手表和妇女。人们已无钱财和手表，过去两天已被抢过多次，这些士兵打破窗户并且粗暴地推搡他们。我们有位职员在这种情况下被刺刀戳伤。

(2)在图书馆，一如在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昨夜有多名妇女被士兵奸污。

(3)士兵殴打我们的门卫，因为他没有为士兵准备姑娘以供蹂躏。

(4)昨晚我们几所挂有美国国旗和张贴使馆布告的美国人住宅，被附近游荡的士兵闯入，有些被闯入数次。这些住宅包括我们

三位美国同事正在居住的房屋。我们郑重请求你们作一比较，这些行动只是发生在南京大量居民家里的小小事例，而贵国政府官员的通告则声称关切中国的公共福祉以及保护外国财产。

我们不愿强调私人事务，提出另外两个事例，目的仅在于说明无约束的士兵狂野放纵的程度。昨天我们一位美国同事被一个干坏事的军官殴打，晚间我和另一美国同事被一喝醉酒的持枪士兵从床上拖起来。

这封信并非要求对大学给以特别保护，而是强调作为你们的近邻，对于所有和平居民的灾祸已经异常危急。

我们相信日本军队有力量与效率来维持正常的举止，给沦陷区人民一个在秩序良好环境下工作与生活的机会。

12月 18 日,星期六

由于士兵们的暴虐与抢劫，到处仍然是悲惨与恐怖。超过 17,000 人，多数是妇女与儿童，现正住在我们校园，渴望安全保障。他们继续大批涌进，因为别处情况比这里更为恶劣。不过我必须将过去 24 小时这相对“良好”的处境的记录送交给你们。

(1)干河沿金大附中。一个恐怖至极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另一个重伤垂死。8 个妇女被强奸。我们的几位同事，试图为这些可怜的人送点食物并加以照料，被士兵们无缘无故地殴打。士兵不分昼夜，多次爬过围墙。三天来，许多人无法睡眠，出现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与失望导致被士兵强暴的妇女的抗拒，将要造成毁灭性的屠杀，而你们的当局将为此承担责任。美国国旗被（日本)士兵无故撕毁。

(2)金银街养蚕室两个妇女被强奸。

(3)胡家菜园 11 号农具院有两个妇女被强奸。

(4)汉口路 11 号,本校职员住宅中,两个妇女被强暴。

(5)汉口路 23 号,本校职员住宅中,一个妇女被强奸。

(6)农业经济系(小桃园)的妇女多次惨遭蹂躏,全部逃走。今

天上午我到此处查看，6 个(日本)士兵向我逼近，其中一人不断手扣扳机以手枪对着我，而我无非是客气地问他曾否在这里发现任何问题。

上述明白无误的事实，还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浪荡的成群士兵往往一天 10 次一夜 6 次向他们索取妇女和抢劫钱财。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加重号是原来有的——译者）加强约束。

获悉贵馆代表宣称，昨夜在这些房屋门口安排有宪兵（在其他难民聚集较多地点亦然）。但（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警卫。由于士兵到处爬墙，少数警卫无济于事，除非是整体纪律的恢复良好。秋山支队司令部设立于前何应钦公馆，给周围造成特殊灾难，可能直至你们的士兵被约束为止。如果将军有此意愿，司令部本来可以成为安全的象征。

此间全城民众由于饥饿而绝望，因为士兵抢走他们的食品与钱财；另外许多人挨冻生病，因为士兵拿走他们的衣服与被褥。日本当局如何处理此事？每条街道都有带泪与悲伤的传说，哪里有日军，哪里的人和房屋就无安全可言。诚然这并非日本政治家所愿如此，所有南京居民都渴望日本人有所改进。

我深信，如果你们有时间最好与我一道前往某些恐怖与痛苦尚在继续的地区，它们和你们的住所近在咫尺。由于应付 7 个士兵的例行公事，他们称之为‘ 检查 ”，实际上寻找可以在晚上抓走的女人，因此这封信的书写曾被阻挠。

昨晚我睡在这里，并将继续如此，期望多少能给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以支援。其他从事此项人道工作的外国人和我自己都曾受到你们士兵的恐吓，如果我们再遭举止失常的日军伤害或杀戮，其责任由谁来承担是显而易见的。

此信纯属善意并与礼仪相符，但所反映的某些引起不愉快而令人失望的事实，则是我们自日军进城 5 天以来的亲身经历。亟待解救之道。

您可信赖的，
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

12月 21 日(致福田先生),星期二

根据您今天上午的要求，陈报下列事实，其中大多为我与您会见后所亲眼目睹，其余则为有关民众向我报告并经我缜密调查。

(1)今天下午士兵从我们图书馆抓走 7个人,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职员。没有指称他们犯罪或者是士兵（中国），抓去只是强迫充当劳工，此举完全无视你们的布告。

(2)在邻近你们使馆的头条巷 4号，下午有一妇女被两个士兵奸污。难道这就意味着少数卫兵正在恢复秩序？

(3)正当我今天与您在使馆晤谈时，我自己的房屋第 4次被劫掠。本校其他 7所房屋亦于今日遭劫，还有一些房屋数次被闯入。

(4)大群士兵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放火，使数千民众无家可归并失去恢复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他们（指日兵——译者)全日继续如此干，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

(5)双龙巷大学(鼓楼)医院大门今天被打坏,尽管上面贴有贵馆布告。在医院其他地方，有些士兵正在盗窃一辆救护车，一个美国人及时阻止此种丑行。

(6)我亲自掌握今天下午 5起士兵抢走食物与卧具的案例，通常需要难民作为劫掠物品的搬运者。

(7)在安乐里我们的教会学校，我回复红十字会急救站一个电话,感谢他们为 3个晚间被索取妇女、钱财的日兵打伤的难民治疗。有一个妇女昨晚在那所房屋的楼上被强奸。当我进去的时候，有两个士兵正在洗劫此处。从事医务工作而且人品很好的人士说，昨晚在高家桥( Kao Chia Chiu ,音译)58 号，两名妇女被奸污……

(8)我从五台山南部的几百家穷人的草屋回来，有人说昨晚的情况略好于以往，另一些人则说情况更糟，日本兵仍然四处搜寻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女，抢劫钱财，夺走车夫赖以为生的人力车。

(9)昨天美国小学（五台山）的美国国旗再次被士兵扯落并践踏。士兵威吓工役及其他人说，如果有谁再升此旗则立即处死。

我感到昨晚被奸污与伤害者略少于前晚。但抢劫、非法闯入和可怕的焚烧仍在继续，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糟。国际委员会两个成员驱车数里，也看不到一个宪兵。他们（宪兵——译者）毫无效率。

如果（日本）将军们意欲毁灭民众房屋并抢走他们最后一点衣物钱财，那么坦白说明比以虚假的恢复秩序的希望欺骗他们（指难民——译者）和我们好得多。

12 月 22 日,星期三

据报告，少数地方昨晚和今晨的情况略有改善。但可耻的罪行仍在继续，一如所陈下列事项：

(1)今晨将近 5 点,金大图书馆的 7个男人突然被抓走。士兵破门而入，尽管有宪兵目睹一切。下午以前，士兵横暴之至，没有任何人敢给以警告。稍后士兵又抓走另一个男人。昨天从此地抓走的 7 个人，其中包括我们的职员，自此毫无音信。如此恐怖与危险，已不可能找到承担日常事务的工人。

(2)昨晚 10 时,4 个士兵乘摩托车来到大学校门。一个士兵用刺刀阻止看门人去找(日本）领事馆警察劝他们离开。今天上午 10 时以前,士兵进入校园 5 次,撕毁宪兵通知。

(3)今晨士兵继续进入校园宿舍包括美国人住房抢劫。

(4)我和我的 3个同事,今天上午分别到几条街道办事,没有看到一个宪兵。我们知道有宪兵，但为数极少且过于宽容，所以很难维持纪律。

(5)用卡车有计划地抢劫，继之以焚烧。这就使得无家可归、贫困失业的民众与日俱增。

(6)昨夜 7 个士兵进入金陵女子神学院寻找并奸污妇女。

(7)据报告,(日本)士兵公然在宪兵注视下进入几处难民营搜索妇女与金钱。

(8)昨夜金大农经系(小桃园)被士兵骚扰,大量门户损毁。两天以前士兵拿去钥匙,他们抓走工役至今未放。

(9)今天上午,士兵一如往常多次闯入金大蚕桑系。其中一人喝醉了,抓了 3 个难民搬酒,到处偷窃,在难民群中抢劫并开枪 3 次。

(10)想必您会对一位可靠的邮局职员的陈述感到兴趣,大量信件已被游荡的士兵拆开,不知道有多大损失。这些信件,既有寄往国内的,也有寄往国外的,在前此作战的日子里未曾寄出,为安全计保存于邮政总局(齐望之、钱祥录、Chi Wang Chieh, Chien Kyang Lu音译,似为上述邮局职员姓名)。

上述案件仅属我亲眼目睹或亲自核查之事例,表明并未真正加强纪律。许多难民早已被抢走全部钱财、手表,被士兵殴打,特别是在晚间,因为他们已无法满足其同样的要求。

12 月 23 日,星期四

有好几天我试图克制自己以免更加麻烦你们。但每一天都出现许多麻烦,今天之恶劣更有甚于寻常。没有纪律和长官(约束)的新来的成群游荡士兵到处偷窃、强奸并抓走妇女。下面是若干事例:

(1)就在此刻日本兵强行进入校园,抢走为难民供应大米的卡车。

(2)我校蚕桑系一带平均每天发生十起以上强奸或抓走妇女案件。

(3)日本士兵仍然日以继夜进入我们的住宅,蹂躏妇女并偷走他们需要的东西。此处所指住宅,包括美国人正居住者,一如其他住所。

(4)日本士兵经常撕掉贵国宪兵张贴的告示。

(5)今晨我校一位美国职员被一个日本军官殴打，后者突然逼近他，试图扯掉贵使馆发给的袖章。

(6) 上面没有提到的建筑物，每天也有日本士兵无视贵方告示而多次进入，以抢劫、搜寻妇女。

(7)虽然骚扰完全由士兵造成，但我们没有任何警卫，也没有在我们近处派来宪兵。

12 月 27 日,星期一(致日本使馆官员)

从一周多时间以前开始，你们曾向我们许诺，在几天之内通过调换部队以重整纪律，增加宪兵等等。然而可耻的混乱仍在继续，我们未能发现认真的努力加以制止。请允许我仅就邻近贵馆的校区略举数例，尚不包括校园的其他部分：

(1)昨天下午,在上海路农业专修科学校(阴阳营),一个士兵割断(旗杆)绳索,取走美国国旗。

(2)昨夜 11 至 12 时之间,3 个日本人乘一辆摩托车来到金大正门，自称系司令部派来检查。他们强行阻止门卫报警，并且抓住他,随即发现并强奸 3 个妇女,其中一个仅 11 岁,另一个被他们带走。

(3)游荡士兵继续抓男人为他们服劳役，导致更多恐惧与非必要的不便。例如，昨天一个士兵坚持要从医院带走一个工人；我们的仆役与门卫有数人被拉走。

(4)我们的多处宿舍,每天有士兵进入,搜索妇女、食物与其他物品。例如，今晨一小时内就有两处房屋被闯进。

(5)从金陵女子神学院索取妇女。锏银巷（Chien Ying Hsiang），此地被贵方士兵严重骚扰已久，我记得您许诺给以特别保护,——但并无宪兵在这里出现。昨天有三四成群的士兵，他们 7 次来抢衣服、食物和钱财，而这些难民早已被抢得所剩无几。他们强奸了 7 个妇女,包括一个 12 岁的女孩。晚间大群士兵，从 12 到 14 个,4 次前来,共强奸了 20 个妇女。

所有民众的生活充满痛苦与恐怖，全由（日本）士兵造成你们的官员许诺给民众以保护，但你们的士兵每天前来严重伤害数百难民。有少数警察在若干地点提供帮助，我们感激他们。但这并未带来和平与秩序常常是仅限于把士兵的恶行引向那些没有警察值勤的邻近房屋

难道日本皇军全不顾及其名誉？难道日本军官不想履行其决不伤害平民的诺言？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一个士兵从我们一位教员的住宅带走一个妇女，并且举枪阻止一个美国人进去。这就是秩序？

许多难民现在很想回家，但他们又不敢回，因为强奸、抢劫和抓走男人，每天每夜都在持续。除非大力增强秩序，用更多的警察与货真价实的惩罚，否则很难有任何成效。少数地方略有改善，但在两周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之后丑行依然如故。现在需要比许诺更多的东西。

顺致带有敬意的忧虑与渴望。

## 金陵大学登记后果注解（1937 年 12 月 26 日）[①]

登记在金陵大学校园内开始了。除这里为数略少的难民外，（日本）当局把住在新图书馆内的两千多人也加入进来。被集中在斯威泽堂（Swazey Hall）下面网球场的总共约 3,000 人，其中有 200 人或 300 人听了半小时训话之后便站出来了。这篇讲话的大意是："凡当过兵或服过强制性劳役的(指军队夫役之类——译者）都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这样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性命，并且给以工作。否则一经检查发现，就要枪毙你们。"在日本军官的

① RG10,B102,F865。此件已收入《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田伯烈说明："去年 12 月下旬，日本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的难民三万余人，要进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教授（即贝德士——译者)根据 12 月 31 日所拟草稿,以及 1 月 3 日所留记录,于 1 月 25 日写成下面的报告。"由此可见，12月 26 日写成的"注解"是报告最原始的稿件,但基本内容与正式报告没有差别。

指示下，中国人（指翻译——译者）重复了这些话。这些中国人希望他们的人民中有尽可能多的人免遭像当过兵的或被诬告为当过兵的那些人所遭过的厄运。日本人的这些话，不仅被金陵大学许多职工听到，而且也被福田先生、田中先生（日本使馆官员——译者）和我本人明白无误地听到了。有些中国人认为，站出来的某些人是由于恐惧或对‘强制性劳动’这个名词有所误解，可以肯定，他们很多并未当过兵。

将近下午 5 点钟，这二三百人被宪兵分两批带走。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身有 5 处刺刀伤口的人来到金大医院。此人一再表明自己是曾住在图书馆大楼的一个难民，但是他没有到网球场集合。他在街上被抓住，加入确实是从网球场出来的一群人中。那天傍晚(不知是在古林寺以西还是附近)，大约有 130 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 500 个类似俘虏中的大多数。这个受害者（指前来就医的伤员——译者）恢复知觉后发现日本人走了，就在夜间设法爬回来了 。

27 日上午又有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他说前天傍晚被带走的 200～300 人大多被杀死了。他是从死亡中逃出来的 30～40 人中的一个。他想要我给他和一两个同伴在当时还在继续进行的登记中帮帮忙。但我这时正被宪兵包围，只有将实际情况明确告诉他：当时当地的登记只限于妇女，此刻最好不要再谈这件事。后来我 3 次设法与他或他的同伴联系，可是没有得到回音。另外也有传言说，那些被带走的人已遭杀害，可那些说法似乎都不具体。我后来与一个逃出来的人谈过，证实了上述说法。

这一天和第二天(即 27 日和 28 日)，我听到并核实了一些间接的而显然是详尽的报告。这些报告说，被带走的一部分人，被 5 个一组或 10 个一组捆绑起来，命令他们一组一组地从一个大屋子的第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生了一团大火的房间或庭院。当每一组人向前走，他们的呻吟和哭泣能够被剩下的人听见。但是没有枪声。原有的 60 人当中剩下的约 20 人，在绝望中冲垮后面的一堵

围墙，通过邻近一所房屋逃走。从金陵大学带走的那群人，据说有一部分由于住在附近的传教士们的恳求而得救了（这组报告都清楚地说明是在五台山附近）。26 日接近傍晚时，M.R. 就听到过类似的消息，可这消息来得早了些，不可能是出自一件事。报导上的这样混乱和复杂真是令人沮丧，可每天都有其他紧迫的任务和问题需要处理，虽然几次试图对这些情况进一步了解，但毫无结果。

今天（31 日）有两个住在附近的人前来向一个可靠的助理求援，并对他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助理提出，如果我想了解，他可以带他们到我这里来，以证实某些情况。其中一人承认他从前当过兵，这种坦率使人断定他诚实可信。他们两人说，从金大带走的 200 至 300 人被分成不同的组，他俩起先被带到五台山，然后被带到汉西门外的运河堤，一挺机枪在那里向他们扫射。他们倒下了，其中一人受了伤。他们躺在死者身上，沾满了死者的鲜血。这些情况在我后来亲自的采访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 致朋友函（1938 年 1 月 10 日）[①]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准备通过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国船只——一艘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它们送出去。上海的朋友们将从总领事那里得到这些笔记，并将设法把它们从一艘不受检查的外国船只上送走。

新年以来，拥挤的安全区内的形势已经缓和多了，这主要是由于大批主力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时有时无，连宪兵也强奸、劫掠与玩忽职守。由于人事变换或行动摇摆，局势随时可能出现新

① RG10，B4，F52。这封信极为重要，除田伯烈收入《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本已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如王世杰之得到此复印本，即在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溥教授宴会之际。此处译文系根据原信稿重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